



天狼星

行动计划

群众出版社

“天 狼 星” 行 动 計 划

Л. 謝 寧 著

岩 華 云 珠 譯

群 众 出 版 社

1 9 5 6 年 1 2 月

Л. Шейнин

ВОЕННАЯ ТАЙН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5

“天狼星”行动計劃

(苏) Л. 謝寧著

岩華云珠譯

*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單東堂子胡同3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0號

經安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號(總)5(文)4字數76,000開本787×1092 1/32印張3 $\frac{1}{16}$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1—30000冊

定價(6) 0.32元

內 容 提 要

“天狼星”行動計劃是一本驚險小說，它是“軍事秘密”的第一部。

這本書說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情報機關為取得蘇聯所發明的一種新式武器的秘密，命令其駐莫斯科的陸軍武官所進行的一件重大的間諜陰謀。德國情報機關在某一研究所招募了一名情報員，攝取了秘密的設計圖。但在將拍攝下來的膠卷送往柏林時，在莫斯科的一個車站上偶然被扒手竊去。可是，德國情報機關並沒有甘心，又派了一個有名的女特務“梅花皇后”進行這一陰謀。書中情節富有戲劇性並引用了希特勒的情報機關和秘密警察局的許多真實文件。從這本書里還可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希特勒德國所進行的戰爭準備。

目 錄

一	陸軍武官·····	1
二	“巴尔巴勞斯方案”·····	28
三	死亡与再生·····	49
四	“天狼星”行动计划在繼續中·····	58
五	“梅花皇后”·····	62
六	列昂捷耶夫·····	75
七	審訊員拉尔采夫·····	82
八	搜查·····	88
九	战争·····	91

一 陸軍武官

在一九四一年的五月里的一个早晨，德國駐莫斯科的陸軍武官維茨里上校比平常醒得特別早。这是特別使他懊喪的事，因为他在头一天晚上睡得特別晚，他在夜間十二點鐘左右接到了从柏林拍來的要他立即答复的密碼電報。密碼電報來了兩封，这就破坏了維茨里先生在世界上看得高於一切的內心的安寧。是的，武官先生在他度过的四十五年的歲月里，已經得出了一个坚定不移的結論：作一个不受驚擾的安靜的夢恐怕就是他生活中最高的享受了。从前他也曾經迷恋过运动、女人以及飛黃騰達的生涯……随着歲月的消逝，維茨里上校已經養成了对所有这些东西都無動於衷的才能。所有那些欢乐、冲動和狂热都像煙霧一樣，不值一文。重要的就是能安靜地生活，享受四十歲之后應該能得到的欢乐，要和諧而有節奏地、明智地生活，要愛護神經系統。但是主要的是要意識到，整个世界就是你自己，就是你的午餐、你的遊玩、你的夢、你的情人、你的習慣和你的嗜好。但事實上，世界竟形成得这样愚蠢，为了这一切還必須工作，而且要在情報部門工作，這就是說要和這裡所產生的一切麻煩、危險和不愉快來糾纏。

現在就來談談不愉快的事情吧。近一个时期，不愉快的事情接踵而來。似乎有人專門在想盡各種辦法來破壞維茨里先生的生活，当然这“某某人”是極為卑鄙的。

維茨里先生抑鬱地在他所蓋的寬大的被子里伸了個懶腰，由於從那綢窗簾透進來的陽光，他討厭地睜縫着眼睛，然後就開始思索起不愉快的事情。根據他早已養成的習慣，他把不愉快的事情分成兩種：沒有預料到的不愉快，這也是特別嚴重的，其次就是所謂不可避免的、事先預料到的不愉快，這就並不那樣使人胆戰心驚。

屬於第一種不愉快的事情，毫無疑問，那就是克拉施蓋這條笨驢所干出來的蠢事，這件事像涼水澆頭一樣。

克拉施蓋是維茨里情報活動的助手。他是情報機關很老的工作人員，顯然也具有足夠的經驗。最低限度是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在俄國工作，他被認為是一個機智而有胆略的特工人員。

克拉施蓋是在一年前被派到莫斯科任維茨里的助手的，他到這裡來是以大使館新聞隨員的身份作為“掩護”，也就是說拿着外交人員的護照。新聞隨員的身份使他能夠接觸到外國記者團，訪問報社和圖書館，又可成為餐廳、賽馬場、劇院和音樂會的顧客。總之，像新聞隨員這種“掩護”，不管在哪一個國家都有着無限的方便。

克拉施蓋先生來到了離去多年的莫斯科以後，他感到失望了。以前用慣了的工作方法，在這裡顯然已不適用了。蘇維埃人不願意和希特勒的外交官打交道，總是在避免同他們來往，在莫斯科沒有賭場和其他藏身之所，也沒有便於進行訛詐的咖啡館和時髦的酒吧間，而劇院和電影里的“明星”也不是在追逐鑽石，也並不想給自己找一個富有的情夫和別墅，總的說來，他們都是工會的标准會員。工作是很困難的……

好像是犯下了罪孽，正是在這個時候得到了柏林的命令，

多方地催促“天狼星”行動計劃，德國情報機關對有關著名的蘇聯設計工程師列昂捷耶夫研究工作的這一任務起了這樣一個代號。

在很久以前，還在三十年代，柏林就對列昂捷耶夫的為人和工作發生了興趣，當時根據克拉施蓋所不知道的一些情報線索，希特勒的軍事情報機關“阿波維爾”就已經知道，列昂捷耶夫當時還是個年青的設計師，在莫斯科某科學研究所研究一種新式武器。

德國情報機關當時曾收買了研究所的一個工作人員，他就憑他自己所能辦到的，開始調查列昂捷耶夫的工作。從這個特務彙報的材料中他們知道了，列昂捷耶夫是個儉樸而熱愛自己工作的人，他沉默寡言，在選擇知己時又特別慎重。要想收買列昂捷耶夫是根本談不到的，所有的材料都歸結到這一點：他是個正直的不能用金錢收買的人。因此，“單刀直入”地進行工作是不可能的。應當用迂迴和“躍進”的辦法。但這裡又產生了新的困難：蘇聯保安機關不知怎的竟偵察出在研究所里工作的那個特務和克拉施蓋前任的會見，因而逮捕了這個特務。這是個嚴重的失敗。正因為這樣，克拉施蓋才從柏林來到了莫斯科，以便進一步佈置有關“天狼星”行動計劃的工作。

克拉施蓋以外交人員護照為掩護，並取得了在心靈深处使他感到十分喜悅的外交隨員的稱號，甚至还帶上了單眼鏡，裝出一副頗值得受人尊敬的儀表。

在克拉施蓋出發來莫斯科之前，維茨里上校被召回柏林。德國軍事情報部第一處處長比根布羅克中將向維茨里介紹了他的新任助手。維茨里以極大的興趣看着克拉施蓋。在

他面前坐着的是一个已不年輕而又寡言的人，有着一双陰鬱而又失去光澤的眼睛，上額窄小，鼻子又大又軟。

“上校先生，”当維茨里和克拉施盖互相握手之后，比根布罗克开始說，“我很高兴告訴你，我們的克拉施盖非常熟悉俄國，是德國的一位老練的情報人員，假如不是“天狼星”行動計劃，我們絕不会把他給你的……

“我非常感謝您的幫助，將軍先生，”維茨里回答說，“可是，由於您所知道的那些情況，这个案件的准备是更加复雜了……”

“上校先生，假如我处在你的地位，”比根布罗克打断了維茨里的話，“我是不会回憶那个可恥的失敗的，就是你所說的那些情況……这个什莫尔茲是个白痴（指克拉施盖的前任），他糟糕得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喪失了一个出色的特工。更不用說他把自己也暴露了，由於这样，我們不得不立即把他从莫斯科召回……”

“請准許我提醒一句，將軍先生，”維茨里毫無信心地开始辯护着，“我想要提醒一句，上面所說的什莫尔茲是奉党衛軍司令官的私人介紹派到我这里來的，对这个問題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上校，你这是胡說八道！从什莫尔茲成为你的工作員的时候起，你就要对他負責。而且我認為，你把責任推脫到党衛軍司令官的身上是不策略的……”

很早就有人說，比根布罗克將軍所在的軍事情報部就是代表党衛軍司令官希姆萊的机关，此刻在他那細長而消瘦的臉上浮現出內心的憤怒。

維茨里上校不知所措了。見鬼，竟率然說了希姆萊的坏

話，这个消瘦乾枯的比根布罗克有机会时会把这一切都告訴他的。最使他們吃不消的是維茨里說出了一句真情實話——什莫尔茲確實是希姆萊介紹去的。当然，最好不要提起这件事，特別要考慮到党衛軍司令官先生的怪癖和个性……

很顯然，克拉施盖也明白了这一点，因为在他的臉上已閃現出某些笑容，可是他立刻就抑制下去了，他想到，不管怎样他將來要和維茨里上校在一起工作的。

正在这个时候，比根布罗克的副官進來報告說，德國軍事情報部部長卡納利斯海軍大將要召見比根布罗克、維茨里和克拉施盖。

大家立即站起身來，沿着很長的，灯光明亮的走廊走到卡納利斯的辦公室去。

海軍大將站着接見了他們，按照他的習慣，他穿着便服，臉刮得很光，身上灑滿了香水，他肥胖丰滿，面帶紅光。海軍大將喊了一声“海利，希特勒！”回答了最平常的一句問候后，就从头到脚，聚精会神地端詳着走進來的人，然后就一面打着口哨，吹着某一个歌剧的乐曲，一面在他那寬大的略微有些發暗的办公室里从这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經過一段長時間的侷促不安的沉默，別人会联想到，此刻比根布罗克，維茨里和克拉施盖是在尽力要記住將軍先生所吹的乐曲，因为他們的面孔当时是那样聚精会神而又嚴肅。自然，大家还都是站着的。

最后，卡納利斯走到他的下級跟前，簡短地說：“昨天元首問过我‘天狼星’行動計劃……”

使了一个富有表情眼神，然后又用他那長而沉重的脚步在办公室里踱了起来。比根布罗克和維茨里交換了一下眼

色又开始聚精会神地听卡納利斯重又吹起的乐曲。正在这时，卡納利斯的副官沒有像平时那样地先敲門报告就跑進了办公室。他激动得臉色蒼白，勉强地咕囁出一句話來：

“党衛軍司令官先生！……”

“說什麼？！”卡納利斯叫喊着，沒有相信自己的耳朵。

“說什麼？！”

“司令官先生……”副官又嘟囔了一句，立刻就不作声了。

这时，希姆萊慢騰騰地走進了办公室。

比根布罗克、維茨里和克拉施盖癱攣地挺起了身子筆直地站着，像听到了“立正”口令一样。卡納利斯忙跑過來迎接第一次光臨这个办公室的希姆萊。卡納利斯的副官立刻就從屋子里出去了。

“你好，卡納利斯海軍大將，”希姆萊說道，甚至沒有向比根布罗克、維茨里和克拉施盖看一眼，“我是來告訴你一件有关的协定。”

“願听您吩咐，司令官先生，”卡納利斯回答說，一面殷勤地把很軟的皮沙發推給希姆萊。“請允許向您介紹一下我的工作人員：比根布罗克中將，我們駐莫斯科的武官維茨里上校和克拉施盖先生……”

希姆萊不慌不忙地坐到沙發椅上，看了一下直立不动的卡納利斯的部下，微笑着說道：

“很好。比根布罗克將軍是我的老朋友，維茨里上校我也听說是个能幹的人，克拉施盖先生，据說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德國人，又是个有經驗的情报人員。假如我沒有弄錯的話，他們的事業都是俄國問題吧？”

“是的，司令官先生，”卡納利斯苦心地忖度着，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次不平凡的訪問呢。

“在这种情况下，”希姆萊繼續說，“这些先生都可以参加我們的談話了……”

於是，希姆萊便从他那黑色上衣的衣袋中掏出了折得整整齐齐的一張紙，習慣地摸了摸他一刻也沒有离开过的夾鼻眼鏡，煞有介事地強調說：

“諸位先生，昨天元首親自命令我和里賓特洛甫外長簽訂了一個也和你——卡納利斯海軍大將（在說到這里時卡納利斯謙恭地低下頭來）的機構有關的協定。我不準備宣讀這個文件的全文，它的實質僅從下邊這段話里就可看出來了……”

希姆萊很快就找到了需要讀出來的那個地方，隨即讀道：“外交部應給秘密情報機關以各種可能的幫助。帝國外交部長將根據外交政策所能容許的程度，吸收一定數量的情報工作人員派到駐外國的外交代表機關中……”

希姆萊稍微停頓了一下，以期待的眼光瞅着卡納利斯。

“這又是元首英明的一个證明，”卡納利斯讚嘆地說，“他什麼時候都了解我們工作的意義……”

“再往下听吧，”希姆萊打斷了他的話，重又開始念道：“情報工作的負責人得定期向使館領導人報告有關在該國情報活動的一切重要問題”。

卡納利斯的臉不由自主地搭拉了下來：將軍先生不習慣向大使報告有關其活動的“一切重要問題”。維茨里上校也沒有抑制住，甚至大聲長嘆起來。克拉施蓋則恰恰相反，立

●文件的原文曾在紐倫堡國際法庭上宣讀過。

刻就喜形于色了。他明白，他將利用外交护照作掩护到莫斯科去，由於外交的不可侵犯权，这就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避免了危險……

希姆萊依次把所有的人都看了一遍，随后就尖酸地微笑說：

“諸位先生，大概用不着我去解釋，”他緩慢地拉長音調說，“最后提到的必須向外交官报告情况的这一条，可不能簡單地來理解……当然是要报告給他們，可是……我应当說，这只限於他們純外交事务的範圍之內。难道这还需要詳細說明嗎，諸位先生，既然嚴格的隱蔽是我們这行的基本准则……”

“正是这样的，司令官先生！”卡納利斯愉快地应声回答說，因为他想到，这个“协定”並非要把他的工作置於那些他所不能容忍的外交官的監視之下。“我十分感謝您的解釋……”

“这对在莫斯科的工作特別重要，”比根布罗克小心謹慎地說，“如果考慮到我們的大使舒林堡先生的情緒的話……”

“你是指的那一种情緒啊，將軍？”希姆萊緊接着問道。

“關於这样一个內容丰富的問題讓維茨里上校报告吧，”比根布罗克立刻就回答說，他打定了主意，为了防范万一还是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好些。

“这个該死的狐狸，把一切都推到我的身上！”維茨里暗自这样想着比根布罗克。

“你想报告些什么呢，上校？”希姆萊問道，目不轉睛地瞧着那正在思索該怎样回答他、怎样才能使党衛軍司令官

先生滿意的維茨里。

“舒林堡先生，”維茨里開始說道，“顯然地，是個很有經驗的外交家，而且又十分效忠於祖國，但是，司令官先生，我是個士兵，我的義務要我直截了當地說明，我雖然對舒林堡懷着極大的內心的尊重並了解他的功勳……”

“請你告訴我，上校，”希姆萊打斷了他的話，“你這是在紀念會上舉杯致詞呢還是向自己的首長、向黨衛軍司令官報告工作呢？”

維茨里心里有些坦然了。他明白了希姆萊想要聽些什麼。

“我是想要客觀些，司令官先生，”他現在已經能滿懷信心地說話了，“但是，我認為我有義務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的大使不真實地向元首報告了莫斯科的情況。”

“是這樣啊，”希姆萊以毫無掩飾的關切的心情小聲嘟囔說，“繼續往下說，上校，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大使先生是一個主張與蘇聯友好的支持者，”維茨里繼續說，“這就使他迷失了道路。大使先生企圖讓元首相信，莫斯科並不想進攻德國，它也並沒有準備戰爭，可是我的看法正相反。”

“你說得很對，上校，”希姆萊破口說出，“我的看法也是這樣。”

“我還應當說，司令官先生，”維茨里被希姆萊的這種過高評價的抑語弄得手舞足蹈了，他更加胸有成竹地說：

“在我心靈深處已對舒林堡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

“難道是這樣嗎？”希姆萊意味深長地拖長了音調說，顯然他是多么喜歡這種極端的立場。

“遺憾的是，我並不認為我有權利隱瞞它。”維茨里帶着沉痛的神情說道。“我和大使先生的分歧，在評價蘇聯國防能力的問題上特別嚴重。舒林堡先生在軍事問題上是不學無術的，可是他斷定說，蘇軍是一支實用的，裝備精良，而又曾經受過良好訓練的武裝力量，這完全是錯誤而有害的看法。”

“有害嗎？”希姆萊還是用方才的那種音調說，但已經是用垂青的眼光瞟着維茨里了。

“是的，有害的！”維茨里以一個士兵深信自己正確的堅定的口吻回答道。“所以有害，是因為這些論斷在客觀上反映了假情報，而在這些問題上的假情報是和叛變德國有同等的作用。”維茨里以裝腔作勢的熱情結束了這句話。

當天晚間，當維茨里上校在柏林近郊聶道府的別墅里休息時，長時間思索着這次談話的一切細節，最後得出了一個結論，他已經完全迎合了希姆萊的口味。所以這樣說，不僅是因為希姆萊那樣高興地聽和垂青地微笑，而且還可以從他最後所談出的幾句話中看得出來，這幾句話的意思都歸結到一點，就是希特勒認為同蘇聯的戰爭已經早已決定了，他也不相信蘇軍的力量，認為蘇軍都是些“泥足的巨人”。

維茨里很知道，只要希特勒得出了某一個固定的結論，他是不能容忍任何對他的結論的抵觸的，任何其他的意見都會使他發瘋。坦白地講，維茨里上校在內心深處也同意舒林堡的很多看法，雖然他很不喜歡他。維茨里很嫉恨這個德國的老外交官：他那說話時清高的姿態，他的貴族出身（雖然維茨里也被稱呼為維茨里貴族，但嚴格地講，他沒有這種權利），甚至他那使用得非常靈巧的單眼鏡。這就是維茨里要這樣極力暗害這個高傲自大的貴族的原因，雖然他在很多問

題上是对的。維茨里上校作为一个武官曾獲有机会參觀过基輔軍区的軍事演習。不管怎样，維茨里是受過高等軍事教育的人，通曉軍事。他和其他应邀參加演習的陸軍武官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一点也沒有更进一步証實“泥足的巨人”的这个定义。維茨里看到的完全是近代化的坦克，強大的空軍和陣容嚴整的砲兵。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所有的軍官都受過良好的訓練，參加演習的大規模兵團動作都表現出驚了人的刻苦精神。

可是，這些倒並不那樣使維茨里和其他的武官驚奇，因為俄國士兵的堅韌刻苦的精神，很早就是眾所公認，無人不知的了。維茨里還記得他和美國武官阿姆斯特朗上校在那個休息帳棚里對這個問題所進行的談話。

“你懂嗎，親愛的同事，”這個身材高大，紅髮頭，一口白牙齒，頭髮分開，長得一副蠢笨面孔的阿姆斯特朗說道，“這正是沙皇遺留給布尔什維克的东西。現在還活在他們的血液中。這些野蠻人確實能拿出使文明國家的士兵胆戰心驚的东西。在這種意義上來講，他們的體質是對他們有利的。我曾經問過他們的一個少校，他是否攜帶着行軍用的膠皮澡盆，他是那樣吃驚地望着我，真使我有些尷尬……你想想看，這個小伙子對這種东西根本就沒有聽說過……”

紅頭髮的阿姆斯特朗高聲地哈哈大笑着，露出他那一口漂亮的白牙。

是的，蘇聯軍官是沒有行軍澡盆。但維茨里認為，這並不能降低俄國人的戰鬥力。而在演習快結束時，有成百架的蘇聯飛機一次空投了數千傘兵，沒有一個傘兵在着陸後耽擱一分鐘以上的，這時維茨里上校開始感到忐忑不安了。

可是，假如世界就是締造得这样愚蠢，有时对于你在事实上看得很清楚、实际上也了解得很透徹的东西竟需要裝模作樣地說沒看見和不了解才感到有利的話，那又有什么办法呢。維茨里並不那樣幼稚，他才不向柏林轉送有关演習的真實報告呢。他汗流浹背地忙了一整夜，編造理由，得出他的主要結論：演習証明了其技術裝備的落后；軍官的軍事素養的優劣；部隊的戰鬥配合不當……

維茨里知道，只有這樣的報告才能受到元首的歡迎，能被接受，而主要的是能使元首高興……

的確，在發出了這個演習的報告之後，經過不長的時間，維茨里上校就接到了比根布羅克的信，信中這樣說：

“元首和戈林部長都批閱了你作的報告，指出了你對我們未來的敵方的軍隊情況分析得很深刻，他們完全同意你所得出的結論……”

維茨里上校反復地把這段讀了五次，他高興得有些飄飄然了。他哪里會想象得到，當德國軍隊在莫斯科附近被粉碎之後，那“完全同意”維茨里先生所得出的結論的元首，在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會下令槍斃“前駐莫斯科武官維茨里上校，因其罪惡地報告了關於蘇聯武裝部隊情況的假情報”呢？

很顯然，武官先生對這一點是根本沒有想到的。在接到了比根布羅克來信的那個晚上，維茨里先生竟高興到這樣的程度，儘管他在整個德國武官處都聞名的那種吝嗇，他到“首都”飯店去了，還邀請了大使館的速記員格列塔女士。這是一位高身材，乳房豐滿的金髮女郎，沒有什麼需要特殊提到的優點，但有着一種特別刻薄的癖性。在“首都”飯店，維茨里竟揮霍起來了，吃頓晚飯竟要了香宴酒，並且給